



1169
6





○孔子通紀云孔子殷人之後其先出自黃帝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蟠極
 蟠極生帝嚳帝嚳生契為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為子姓之祖契生
 昭明昭明生相上相上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
 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壬壬生壬生壬癸壬癸生天乙
 是為成湯夏祭無道成湯革夏而有天下遂號曰殷成湯生太丁太丁生
 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
 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是為高宗夢賚良弼殷道復興
 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生
 微子啓微子國名及帝紂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畿內諸侯入為王卿
 士紂無道微子去之周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
 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為殷後國于宋以奉湯祀後孔子
蓋本諸此其第曰仲思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微雖為宋公而
 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
 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宋父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宋卿至是五世親盡別為公族

始以孔爲氏

一曰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以爲氏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畢夷

生防叔避畢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有九女

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

顏父問二女曰厥大夫父祖爲卿士然乃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

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三子莫對徵在進曰

從父新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生孔子史記誤云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

孔子當是時鄭有孔張衛有孔悝魏有孔達三孔者皆出姬姓蓋姓同而族

異也獨子姓孔氏始爲孔父嘉其子孫奔魯者因居焉今世爲魯人云

○左傳桓公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且

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日艷美也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云○宋

殤公立十年十戰民不堪命孔宋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

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公嘉孔父字已殺孔父而弑殤公云

○孔子生公羊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

皆從○穀梁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實差一月○史

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王公羊穀梁者

司馬貞孔君古洪興祖也王司馬迂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也

○孔子卒左氏云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記云孔子

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與左氏同

○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

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便夫子壽數不明

○綱鑑評林曰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周敬王四十年夏四月己丑孔

子卒於魯葬魯城北泗上

○明馮煥所輯至聖先師孔子判定世家斷之曰孔子之生也以魯襄公

二十一年己酉歲八月癸酉之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其卒也以壬戌歲

二月癸卯之十八日乙丑壬午時志在春秋死生次之二仲上丁日適會

焉孔子年七十四也可謂正千歲之疑者也

○宋景濂文粹孔子生卒歲月辨云孔子生也年從公羊月從穀梁曰孔

子年七十四自壬戌遡己酉如此矣謂七十二者尤非也又云庚子及在

十月之二十一日十一月無庚子又云周之十月卽夏八月者非也三代

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尊建丑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孔子作春

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秋錯亂而不成歲矣孔子卒及從左氏

○藤惺齋云予以宋學士之言見之則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者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孔子卒者也又云序說者於孔子生年從史記月日從公羊於孔子卒年月日皆從左氏司馬迂諸說有異然則王應麟謂今不可考矣昌言哉

○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稱系家焉○正義云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困學紀聞十一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馬迂也自亂其例

○四書人物考亦載鄭夾漈所編通志略則收於列傳云

○史記四十一孔子世家第十七正義云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正義曰世家者志云謂世世有祿秩之家按世世有爵上封國故孟子云陳仲齊之世家也○漢書賈誼傳世繼也

○史記正義云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世漢武帝時為太史令撰史記百三十篇又談亦為太史令○前漢書列傳二十一有司馬遷傳



○綱鑑宋徽宗崇寧二年追封孔祖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續綱目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一月金封孔子後孫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

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名丘字仲尼

仲尼

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為名若字通考詹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竟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為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其先宋人字訓又作入志並做史記凡列云

父嘉為宋督所殺紇遂遷于魯父叔梁紇反母顏氏名徵在通考

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其父
何及厲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
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
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爲氏孔父生木
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自孔父爲華氏所殺
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太
夫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追封啓
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嘉系出
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
求在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
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
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
六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仍既襲於上公
之封考妣宜視夫素主之爵於嚴君子之道考而不
謬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
敬其所尊予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

○哀公熙史記作湯公熙
孔子世家註作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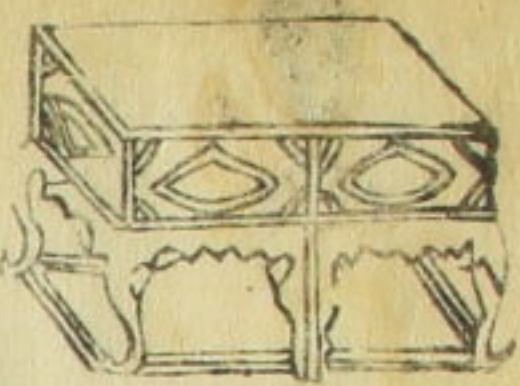
○史記註徐廣曰限音駟
孔安國曰限孔子父叔梁
紇所治邑按大明一統志
魯今兗州府也屬山東昌
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
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
陬氏此史記正義云蓋鄉取也

國公其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
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
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
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
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
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
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
一月爲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
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
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爲歲首不與春
秋同例胡勝陟編年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
記欲相附會而不察宋子之意與諸子之所誤反

俎豆圖



正義曰俎豆以木爲之受四尺高尺一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通紀云已巳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孔子二十歲時貧賤始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

○孟子萬章下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集註委吏主委積之吏也

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謬丹陽杜慶音

關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已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月之無庚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哉可見轉寫之訛明矣

及長去聲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司馬貞作通考石山金氏

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其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 爲司

○洪武正韻許救切也獸可畜者亦係畜牛馬羊犬豕雞也養之曰蓄用之曰牲又尺救切又

○漢書卜式傳式牧羊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通紀云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孔子二十一歲爲乘田吏畜蕃息

○孟子五云孔子嘗爲乘田矣日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集注乘田王苑園牧之吏也苗肥員

○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吾聞諸老聃註焉氏曰鄭註老聃古壽考者之稱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通紀云已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孔子三十歲與南宮道俱適虜歷郊禘之所差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聞祀於老聃言於其長弘云

職吏音許蕃音煩息音息職見音見周禮牛人讀爲職音特又餘

式之式音式義與秋同音秋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

子所謂乘田音乘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

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地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楸楸謂之材可以繫牛楸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 適周問禮於老

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十五年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

為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

之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

采子曰既仕其國則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

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

故孔子不往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

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

○史記陽虎執桓子慶臣仲梁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罷之陽虎由此益彊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
○不在而退史記作不往退而
○史記陽虎執桓子慶臣仲梁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罷之陽虎由此益彊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
○不在而退史記作不往退而
○史記陽虎執桓子慶臣仲梁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罷之陽虎由此益彊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
○不在而退史記作不往退而

先併矣蓋致地焉稗祖曰請先嘗沮之沮而不可則致地應運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廣樂文馬三十駒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左傳定十二年於叔孫氏隳郕季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孫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與公山不狃及公何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季氏子子魯大夫仲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季子奔齊叔孫帥也遂隳費將隳成公欲處父謂孫孫

而卒不行有答于路東周語采子曰聖人欲往是當

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

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此自是好定公以孔

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十年辛丑相去聲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鄆汝陽龜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許規

也下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問成

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采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郕成也強盛將為國

○家語相魯云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住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

○家語相魯云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住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

○左傳定十二年於叔孫氏隳郕季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孫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與公山不狃及公何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季氏子子魯大夫仲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季子奔齊叔孫帥也遂隳費將隳成公欲處父謂孫孫

魯政仲由欲毀之服虔曰
三都三家之邑也所謂叔
孫氏鮑氏季氏隨費
○通義仁山金氏曰定公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其
實夾谷孔丘相辭於言於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不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從之孔丘以公退曰
兵之兩君舍好而奮夷
之符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齊不謀長夷
不亂華存不干盟兵不偪
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怨
義於人為笑禮君必不然
齊侯聞之遽辟將盟齊人
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
揮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
田吾不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
雖為大司寇為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
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
夫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
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
孟氏不其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其
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彼孔
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彼孔子別有所為則雖
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
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其月
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
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為
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其年而始曰
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
為見行可之事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
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

○杜預注陽虎九年以此本齊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通紀云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孔子五十四歲在魯為大司寇請定公損三都之制制乃使
仲由為季孫宰隨三都收其甲兵云

○誅少正卯事在荀子少
宥坐篇欲器而下家語始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
行相專於是朝政七日而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
于兩觀之下序於朝三日
曰此乃人之奸雄者也
○世說新語補云中朝人
止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
深有人云少正卯雖為其
為割人冠履盜跖為其顏
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
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
此言之少正卯為其惡莫
能屬
○若猶致祭肉分與大夫
則是不廢其常禮卒不
故夫子去之

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
三都為誇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
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于思孟子所
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駭而猶不道乃
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兩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
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與首聞國政三
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季桓子
受之郊又不致膳音煩祭祀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
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問設若魯亦致膳於太
夫則未子果止

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離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植魍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

○史記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孔子子路曰孔子使從者為衛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謹子罕篇

○史記孔子與弟子習禮太樹下宋司馬植魍欲殺孔子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

○又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曹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曹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負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

○史記云孔子返平衛靈公問於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公見曹鳴犢舜華已不在孔子遂行後陳時魯定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又曰哀公三年季桓子病而魯國大旱然數日昔此國幾與矣以魯權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國康子曰我即死君必相魯桓公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也魯桓公之魚曰昔吾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矣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矣康子曰則請召而時曰必召再求也魯桓公死而再求再行孔子自魯人名宋非不用之將大用之也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宋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但謂其不能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如陳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再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

○通紀云辛女周敬王三十
年魯哀公孔子六十二歲自
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生身之
○惺齋云此朱子以論語
訂史記之書

○史記云楚昭王將以書
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令
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令諸
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
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卒有
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
子者乎今孔丘得據土壤
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平衛時年六十二魯哀公六年也
○左傳哀公十五年曰書社五百杜預注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論語大全 序

蔡及葉失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
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
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

○靈公太子蒯聵彌子
亂是魯出公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與
魯季氏之甲七千冉有
及武城人三百為已從卒
賈甲者八十齊人不能師
道

○通紀云子已周敬王三
十六年魯哀公孔子六十
八歲在衛齊師伐魯及清
季康子使冉求率師逐之

則書社者書其社之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
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
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
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主欲
中國投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
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胡氏
且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
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

齊人通孔子聞而無之冉
求既在功於魯季康子逐
公季公賓公林以敵迎孔
子自衛反魯

論語

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然

曾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問孔子當周衰時

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乃叙書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

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

○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云雖然亦不難卦史記與此序說可參看○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係下係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

○序書傳禮記通義○史記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

○又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西厲之終

之語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

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通考仁山金氏曰按文翁

百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必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縉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旒顏會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紋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

○史記哀公十四年春狩

太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麟以爲不祥也仲尼視之

曰麟也取之云及西狩見

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

爲不祥仲尼名之曰麟然

後魯人乃取之明麟爲神

尼至此又見家語辨物篇

○惺齋云西狩獲麟四字

是乃春秋哀公十四年之

經文也所謂夫子之絕筆

也杜預曰所感而作箇所

以爲終也冬獵曰狩太野

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

獲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

禮云適墓不登隨豈合於

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

○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名曰鯉而

案伯魚伯魚年三十先孔子卒

○紫溪四書見說孔子娶并官氏年十九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

以名其子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鯉生於魯年六十一嘗因于宋史遷以爲中庸子思在宋

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二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

已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

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

字伯魚先卒伯魚生夜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

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

論與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

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

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

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自陸氏蓋於諸家

說中得之耳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

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

○前漢書藝文志云論語

有二十一篇此孔氏壁中

十四年庚

○齊論古論爲之註

論語全
始合為
今定本

○前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

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注輯與集同纂與撰同

○柳文論語辨云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夫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

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學獨曾子有子不然其是言也弟子之號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及此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余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魯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

會氏之徒也

○象山語錄曰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孔子游所編亦有可及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曾子一章皆小名而以字稱之蓋子夏魯平昔所尊者此一人耶又云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病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字稱

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若是○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直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中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零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太

子而師之後乃此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此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闕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

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
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以者
易入也彼其道高矣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
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諛笑以言
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亡味能素貧賤而恥
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
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
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
讀之孰知回不惰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
高益深可勝數哉○采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
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
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
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
耐煩看得之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

○鶴林玉露云杜少陵詩
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
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
兒童之書也趙晉再相人
言晉山東人所讀考此論
語蓋少陵之說也宋太宗
嘗以此語問曹普略不為
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
此昔以其半獻太祖定天
下今欲以其半獻陛下致
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
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
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
時讀論語便知愛之自後
來一書似此者卒無有矣

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
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峰胡氏
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
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讀論語須
有疑然後能進今
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
問巧笑倩兮美自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
直推至於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
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
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
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
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
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不

功如是則氣質變化
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淡長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

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以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釋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采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明白讀又長得意思○采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淡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下論解論語○問

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白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日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其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一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字簡字不少一字簡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于訓詁皆仔細看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

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
 某某也正訓也某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某
 之為言某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
 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
 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
 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
 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
 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
 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
 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
 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
 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太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
 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
 者逐節註之十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
 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
 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

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
 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論語序說終

○其加于前命...
 ○山堂法...
 ○孟子...
 ○又曰...
 ○黃九日...

○黃氏曰批象山門人傅琴山云戒楊慈湖乃謂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之手未必接聞於夫子學而時習之不知所學所時習者何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不知所悅所樂者何由人不知而不愠不知所以能不愠者何說既茫然於指歸之所存則是失珠玩積講究雖勤而負實益遠

○又曰陸象山語錄編論語者亦有病愚案此語未易輕發惟象山自兒童時已惡見論語第二章此不可曉又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守所及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云象山讀書修己本未嘗不與同而其語錄所云如此其勢則然非特有心於詆斥也然猶一則曰孔子二則曰孔子譬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孟子趙岐序論語者五經之轄轄六經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山堂考索云仲弓子游等撰定論者論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定也鄭玄疏

○洪武正韻倫龍春切次序也亦作論論又盧昆切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學者當以

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

矣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

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語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鄭音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

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
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
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
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

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

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

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

真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

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

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

用處。新安陳氏曰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

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

見矣。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空。易其氣。只是放

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人多要硬把

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

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

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

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子

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

真意時。須是和卒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

默然。雲峰胡氏曰。讀聖人之書。當知聖人所以

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

法。先正其心。

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本有

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宋子曰孔門問答曾

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雖孔

孟復扶又反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淡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宋子曰有入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

便是孟子初不以為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

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峰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一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下日以看得數段或一兩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

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太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其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讀書助辭下同便自意足學者須

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宋子曰讀書之法

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

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飲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泥於言上自然局促寒淺而有浮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

不浹音接洽音接取宋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

揀擇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行爲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左好近自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時便說貫讀孟子未言梁主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其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直要人精粗

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重見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為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慶源輔氏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寒澀豈復有優劣厭飲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飲而詠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則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個性善便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

甘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此子環此不是甘下
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
謂軀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
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心字至
孟子只管猜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
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若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
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
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
曰孔門雖未嘗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
何仁卽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理。○或云論語不
知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
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
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及其他道理皆通又
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
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
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

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
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
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
費分。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字處。○
曾齊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子未嘗言此及
子細讀之每言無非自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
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爲說辭者無忠告之
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計直
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
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矣
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
爲本論孟既洽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礙。非後世牽合勉
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
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
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待洛反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宋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

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繹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宋子曰人

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然身心上著切體認則

又何益能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功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幾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真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讀論語字法終

○林希有論語下書及聖人設教之言以學而一其提於此書之首亦猶中庸所謂一篇之魁要也一學字貫到末朋自遠來學此學也人不知知此學也學而悅成已也朋來而樂成物也不愠而君子成德也自成已而至成德學之能事畢矣

○禮學記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陳氏註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此君子之於學本成章不達故先務本云
○蔡虛齋四書蒙引云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日所日基者本之所在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學而第一

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宋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

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節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為本次章以孝弟為為仁之本三章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

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躬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入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語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

○中州外宋學文虛中子叔通成都人時習齋語云夫平生習氣滿更將餘事訓兒童看論二萬三千字

○說對怒之說時習自生說擇者耳蓋說道尚在彼而我學之

○陳伯玉四書副墨曰亦學字合來意於疑詞不直說定正待人自去想像○鄭申甫知新日錄云不齊及乎字乃是自疑自

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舍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已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通考吳氏程曰為言詞也謂此字之韻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

信之詞蓋隱然自叙猶曾
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口氣
○勝文公篇上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萬章上伊尹曰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朱子註知
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
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
覺如醒寐者而使之寤也
言天使者夫理當然若使
之也

○四書存疑曰學兼知行
時習是不已其功
○蒙引曰知者知其理未
見於事行者履其事而理
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
應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
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專

○蒙引下人性皆善者理
之一也覺有先後者氣質
之不一也語中覺字兼知
行

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某也某某也皆本非
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
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人性皆善而覺
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

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

其初也。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
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
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
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
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且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
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
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且觀其作爲而向之未能
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
之情非吾好爲是詳複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

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二偶便以爲足則其爲疎率也
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
若是則學之爲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
爲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
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
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爲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
意深矣。○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
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爲或以所爲爲所
行殊不知汝爲周南召南集註曰爲猶學也。論語曰
爲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
爲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
是以爲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爲猶曰學先覺
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
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鷹
乃學習鄭氏曰謂習攬獲
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擊又陳氏曰學習雜學數飛也洪武正韻月令鷹乃學習備爲學習字習者服行
所備之義爲之數獲不也

論語卷之十一
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筆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爲不
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
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
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
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
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
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
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
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
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友也明善復初則學之
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
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爲能也
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
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已
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習鳥數下同飛也學之不已

如鳥數飛也。朱子曰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
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
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
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
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
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
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
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
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
便要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
曉終不能有諸已。○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
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
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爲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
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
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
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

○黃會稽四書發明云喜意不是歡喜一樣只是天理中有箇天悅自然生出來活潑潑地如何可已得○存疑云說字頗難看小話自得於心中心說憐之說似喜而非蓋悅只是個歡喜故註曰喜意

○周易坎其習坎下坎上水洊至習坎程傳曰坎者習也習謂重習也其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淵習皆重複之義也朱子本義曰習重習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象

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未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讀書之於已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之謂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宋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

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杌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足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

程子曰習重

聲習也 重故重險謂之習坎時復反又思繹決洽於

中則說也 朱子曰決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溼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決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

曰者坎重險也。重直龍切。又曰水滌至言，水流相仍而來不已也。
○酌會源，即協切。說文，洽也。微也。洽，轉夾切。說文，洽也。曰和也。

○謝上蔡所著，有論語說見神宗淵源錄第九。及言行錄外集第七。知新曰錄曰：謝程說之言，則所謂時習者，只是日用常行的事，而陽明所謂去私存理，近溪所謂因時亦在其中矣。蓋去私存理，此是學之主。意是工夫，而其工夫亦不在此。問合當行的時時應酬時時體驗。
○謝氏曰：顏子問仁，學也。講事斯語習也。

○公羊傳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注，風師曰朋，同志曰友。○蒙引曰：朋，同類也。謂言輩學者。○盧未人四書講述云：樂者樂吾學之不孤，斯道之有托也。
○徐若泉四書初問云：君子之心，與天地萬物一體，更不分爾我。故朋來則有以遂其大同之願，能無樂乎。樂只是此悅，兌暢處。

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細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絲也。思者如。
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雲峰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兼知行言也。
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馨耳聽，謂祭祀時。○采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程子曰：以善及人，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采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心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己矣。吾心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懽欣宣暢，雖官商相宜，律呂諧和，足以左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

樂在我者而不須它求之義也。蓋道已在我而我教人，豈在彼哉。

○鄭申甫曰樂即悅但悅
意專樂意廣

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
而悅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
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
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悅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
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有所見則
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
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問今
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
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於
焉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
但一二亦未能憚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一
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
見夫可樂之實取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
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
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已

○講述云說樂俱是心但
學習在我有獨得自得之
機故曰悅在心朋自外來
有發舒暢達之象故曰樂
在知
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
事亦惟在知之人不知七子其
不知夫子年以教者自樂
者自豈有意于不愠乎

○道春歸學而首尾竟曰
之未嘗說君子讀書宜著
眼
○尹彥明所著論語解
及問人問答見伊洛淵源

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者相資其樂
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之
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
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善方及人矣
樂主發散在外○程子曰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爲
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在感於外而發於中樂
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在自知自能
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
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
說則是在外言之
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名焯字彥
明河南人曰學在已

○不愠猶言不為不足
其平生可見焉

○周易文言曰不為平世不成平名。世無則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不可拔。皆能也。

論語九章卷之一

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宋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已。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如損於己。宋子云：為學是為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眾人。上**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而君大夫亦是。○**程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乃所謂君子。無私己之慍。○雙峰饒氏曰：說之淡然後能樂，樂之淡然後能不慍。○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

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言，故居尹說之後。○**石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樂則有君子之成德。○**問**：稱知，則人知。不知而不自相干，何以言逆而難。宋子曰：人待己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特心便不甘，便是慍。慍不是太故忿怒，只心有此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人不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于己事，而亦為不平，況其不知己乎。此不知不慍所以難也。○問不慍之說，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

○**程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乃所謂君子。無私己之慍。○雙峰饒氏曰：說之淡然後能樂，樂之淡然後能不慍。○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

○道春按集註學之不巳其進不已不巳焉耳前後三致思是文公緊緊爲人處如此學者宜盡心也

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然德之所以成，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二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未敏者躡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

○講述下夫子此章，俱是正道也。首節是學，不厭，次節是誨，不倦，末節是不怨，不尤，知其天之意，故二目不亦曰乎，皆謙退不敢

始之所學，然後特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雙峰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雲峰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十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巳，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爲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則何足以爲君子。○新安陳氏

質言也。

○道春務集註說本文正意之外餘又加一圍字而發明之已下共效之

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圍以開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已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淡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奉奉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爲深有意焉通考陳氏公遷曰此章言爲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孰之於已中言學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爲已文曰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爲發例此章不知不愠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於而不爭貞而不諛之君子以德言爲成德之稱正言也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爲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修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狀非狀也

○困學紀聞云有若狀似孔子其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思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離宿也畢星好雨月離於畢則有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有雨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無憂瞿年四十七後當有子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也

○存疑云按有子此言最粹詞氣亦溫厚言行似聖人此處可見

○李南耕曰有子見亂世之所以難仁人者皆由於不能敦行孝弟故發爲此章即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使人而

若弟則小而犯上大而作亂皆可以決其必無無犯

已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爲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本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凡以君子爲爲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爲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待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孔門之學以孝仁爲要此章論爲仁必本於孝故以次於學而時習之後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人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

亂則治平矣。成治平之風而寔由於孝弟之行。此可見孝弟為天下之本矣。
○醫問言行錄云。陸子靜謂主其為人。也孝弟章及曰。人既孝弟。如何更說犯。此雖是他天資高處。便有簡略。細微之病。如人亦有事親。長能孝弟者。然些小犯上之事。時或有之。故為學之功。不可不細密周詳也。

○衍明云。道與仁字有分別。道自人之日用常行言。仁則其人之所以為心者。從此心施之。家國天下是道。

○蒙引云。本猶根也。本字說得廣。根專指木言。為仁之本字。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本同。故須著本字。事事有本。

○存疑云。行是攝其施於外者。言為是當為乃自心經營而施之於外。故不同。
○道春按。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告子篇上。孟子曰。仁人心也。集註。兼孔孟之言。而加之以理德二字。而後仁字之訓解全矣。於此則曰愛之理。心之德。於孟子則曰心之德。愛之理。其先後有異者。以偏言與專言之異也。
○聶双江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箇真念。不意則魚血化醱。食生。真始。爾物背焉。故曰為仁之本。堯舜之道。廣矣大矣。亦只充養得。這箇真心。徹天徹地。至於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只是孝弟而已矣。是故君子之學。惟務其本。本立則道自生。無所強也。孝弟之道。其至矣哉。一念非天。一事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曰道生。草木中之有生。意。一毫人力。若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寔功。猶濟人為便。是助長矣。○李

論語九章卷之二

為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犯上謂干犯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在上之人。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犯。乃為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十犯。

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時又自下。鮮少也。作亂則為氣。恰色。交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

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其力而為之也。

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行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

論語大全卷之二

南敦曰無犯上作亂即仁也此以發見言然在未發用時存箇孝字這體生活了故有子因此見得孝翁為仁之本○樹有箇根有根乃為活樹人有箇頭有頭乃為活人這有箇本乃為活道

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發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心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

○蒙引云本立而道生凡所立者謂之本本之所生者即其道也

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中二句小大不同各含體用蓋心該眾理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全而用偏則不可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務本道生是及言以起

下句心實所以集註下凡字○本立則道通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朱子曰其為人孝弟此說資資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

此生○雲峰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為仁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汎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

○孟子盡心上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蒙引云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贈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

○易嘗有孝弟來程子遺書作幾曾有孝弟來注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來者固淵明飯去來字之來字乎

論語大全 卷之一

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

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

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峰饒氏曰孝弟順

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

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

為仁以孝弟為本

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論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

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

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

至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

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

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

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

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

怨之為道也○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本字

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

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

處言之○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

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

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

孝弟順德也順德一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奸犯

論語大全 卷之一

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本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以

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

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

長之實。○或問其為入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太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為仁為字重讀。宋子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

鮮矣仁猶言鮮乎仁朱子
意逆謂其人與仁焉非也

○蒙引曰聖門之學以
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
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
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
甚故記書者於首章之後
繼以孝弟言者示人以所
當務也又次之以巧言令
色者示人以所當戒也

○追春按顏淵篇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是亦不巧言之意乎○子路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互相發
○講述云心常存之謂之訥○巧令之人只要言色上居則心馳於外而不復存便是鮮仁註曰人欲肆而本
心之德云巧令即人欲也心不存則德亡也

○李南黎曰此是傷世之
意非作一人說言聖世皆
是巧言令色鮮矣其有仁
也○巧言不是佞口令色
不是側媚俱是好字面只
是性為仁者之言性作仁
者的模樣他心在言上色
上用工夫于本休全不相
干下所以說鮮矣仁○
巧令不是佞非俱有些粉
飾便是註中說以悅入柳
太坦

體用故國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
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宋氏公遷曰不
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為
為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
敬故為仁義之實況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
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
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
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所以推之於仁民
愛物其意
有不同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
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

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

也○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
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
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
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
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
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為
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
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
外只求入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
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
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
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諂以為直色厲
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

心實巧言令色之極者故聖人惡之。○問修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赤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詔笑以喜隨入之類皆有所為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

仁則知仁矣
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其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峰胡氏曰上章好犯上

○史記魯子傳云魯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以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其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真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本聲。

論語卷之十一

○通義引博物志曰曾子

字敬白○參史記參子傳

吳程則二音義一也○里

仁篇參乎朱註所金切○

家引云七南切此本小註

然古人多譌作所金切自

樂天註烏中之曾參是也

○古今大全屠赤水曰為

入誠不為人謀事也人情

自私自便慮及於己者常

慮慮及於人者常慮為入

謀○云為人慮也此說最

精

○湛甘泉曰何以為三省

吾身也身也者心也省之

者心也忠信習皆心中

心為忠寔心為信自強不

息之心為習皆一心也隨

事而異其名耳此可以見

曾子一貫之心學矣若曾子者所謂守約矣

○李南熱曰此節重身字所以為曾子守約之學也此皆是著定為已工夫三乎字乃不敢自謂已也

信已路是不詳安之意此心上有世字間隔斷便見不思不信心釋

○沈覺齋曰傳不專受業於師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皆傳也以善修諸已謂之習

○黃山谷刀筆為洪駒父第二卷云士朝而耕業晝而服習夕而訛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

登反○仁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

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輿車輿也若曾子而

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吳氏程曰所金

及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

所金反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宋子曰三省謂即

官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官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及

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

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

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

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

註於省與皆闕凡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

此之類二音皆通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

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

為切○宋子曰思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

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

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

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

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

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

末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

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

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

忠發出外者○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

皆以實是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

此三者日省其身問曾子三省無非是忠信學習之事

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

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宋子曰曾子也不

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

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蒙引云最要為三箇字
字字有自疑自疑之意
正所謂省也朱子言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
亦從予字生

論語大全卷之一

到處其他固不可不
自省特此三事較急取
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
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
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
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懈於心則加勉集註二
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
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
三失將又生矣豈且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
勉四字可補本
文意之所未盡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
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宋子曰
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
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

這些字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
此三者而已○為人謀特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
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且如自家事
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首
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
他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
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
熱○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
汎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于細
致候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為人謀
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
舜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
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
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

論語大全

卷之一

九

○孟子公孫丑上盡施舍之生氣又不殆曾子之守也蓋約要也曾子反身復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宋學士文粹第一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一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云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云余疑如謝氏之言則所謂曾子書固後人所輯而曾子不自著也邪若不然則謝氏何且言行不傳於世乎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王陽明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求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求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之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可此恐未盡

○衍明云陽明子曰曾子三省蓋是未聞一貫之前若既唯此一貫則天下事一以貫之矣三省何爲哉○蒙引曰所謂得爲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誠心不欺也切切也也曾子之三省然在一貫之先

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于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謝氏曰諸子之學皆

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

爲莊周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之類

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

也其幸存而未泯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平

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滯於行歟然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踐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宋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兩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省當省也

不是下爲己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峰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入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即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沛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

通考 雷田王元善曰：詳集註，則三者蓋曾子平日誠切功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也。

或問道之辭，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毋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去聲。

○哀了凡曰：敬事不是心在事上，只是心常在而事不礙。聖君子因事以治，心未嘗後心以應事。○徐若泉曰：只是敬，自足以貫之。○只疊疊從而字說下，而者抑又之詞，既有此而又兼彼，非對舉也。○道治也，朱子小註云：不言治而言道者，蓋治者政教法令之謂，為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故曰道，依此則不實解云：道治也，且此處既以道為從心，然則道之以政，此道字又如何分別蓋所引不實，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日道治也，則道即治矣，不當異論。

○象引曰：敬事者，敬已之事，節用者，亦節己之用度也。信者，與民有信也。或曰：臣民皆當以信愛人，愛人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果愛使民以時之時，亦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亦用農功之時也。

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矣。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

車千乘者也。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太意，細微處亦不必太段費力考究。

通考 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太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九千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由，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有方，然山林川澤都邑

論語大全 卷之一

○蔡晉江御記云此解敬字謂主一無適不君以不敢輕不敢慢之意訓更切○黃英軼曰主一或不在此此一件事則心主定在此一事非也蓋一者心也主一者王以吾心也言其心常常爲王於內當事而在所存而在無或他適也

論語卷之九 卷之九
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六十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
敬者主一無適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識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敬字乃是主動而言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既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

○綱鑑補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大雨命駕將道野在位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庶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

○存疑云使民以時之時與不違農時之時異使民以時之時是農隙之時

○蒙引曰此章只要見得治國之要在此五者此五者皆從爲政者身上說所以爲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其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不然則徒法不爲以自行矣味朱子在此五者之句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講述云此章原言治國之要有五皆自君心言之故曰亦務本之意敬謹處

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胡氏曰發於己敬則施於民者信矣時謂農隙之逆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蒸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一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爲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

○程子曰此言至

事無忽心信謂民無欺
心誠謂人無忍心以
謂無自便憐民之心

○楊文靖公見伊洛淵源
第十言行錄外集第八○
宋鑑楊時字中立將樂人
從心經史歷寧中登進士
從一程游得河洛之傳世
號龜山先生卒謚文肅

○周易節卦程傳云天地
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
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
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
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
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蒙引曰楊氏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難則敬非孔子正意又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
害民則兩事幾似為一事看了故朱子置之闕外

○胡氏宋鑑胡寅字明仲
安國之長子從楊時學著
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
十萬言世稱致堂先生

新安陳氏曰謂平實
而非甚高難行者
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

平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

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

治言近而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

指遠也名時字中立號龜山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

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象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

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

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雖有愛入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
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
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且
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自也楊氏此說
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
不及禮胡氏號致堂建安人曰凡此數者又皆以
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入使民以時之
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
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
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緊要處愚
謂五者及復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問及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後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
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乎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身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面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如此，如此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

○禮記禮運去晏不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揄，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燕監矣。

簡變東，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動，前日出令，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冷，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揄，豆，滌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賑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相財以辭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間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

論語大

如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二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下德行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宋子曰謹信言

行相顧之謂補信宋氏公選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已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者以實

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

在於中者無自欺之謂也衆宋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憚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

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

○郭傳曰夫子見世之為弟子者徒知玩心章句而不知實根本上用功故覺其虛先方行而後文學須至重本上說而後餘力言暇自極見非謂行此五者有餘此五者看家難易行之實難若待方行有餘而後學文則無學文時

○講述曰餘力非餘行日也但下泰第長於孫承人便是學文亦非學文若第謹信親愛道理但此道專亦在其也

○蒙引曰弟子之職謂弟子職分之所當為也為弟子之職當字重謂行弟子之職事也程于此說及尹氏但重在行上與孔子意少異故在圈外洪氏猶有未盡者故朱子補之太批學文亦是箇重事

○宋鑑云洪興祖少讀禮至中庸獲性命之理為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累

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群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親近也仁謂仁者曰汎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親近也仁謂仁者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宋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去已之學也

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洪氏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曰未有

官知荆州直敷文閣與祖
好博學自父至老未嘗一
日去書著周易通義係辭
要旨古文孝經序贊楚詞
考異等書
○蒙引曰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女亦不止是此等文
行亦不止是此等行所謂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者也洪武註以文對德而
言非非孔子之意

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
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
已宋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
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太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
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
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
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
夫豈以講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
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
切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
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

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已者矣文謂文
藝之事聖人之言貴徹上下此章推言為弟為子之
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益不外是也
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
本推而達之也○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
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
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
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月文字其重二者
互相發明益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
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
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峰
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
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
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
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
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

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如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義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宋氏公遷曰言小之學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為重也太抵太人之學先乎理小之學先乎事此其次集所以有不同也

○子夏曰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史記曰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漢書李尋傳聖人承天
○賢易色師古云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戈上一切
○孔安國曰以短色之心好賢則善
○講述云易色謂人心好賢則善

○色見賢則易初心俱未是
○袁了凡曰既賢子寧為焉故首言之若論五倫則直與及中一事事四者人倫之大亦不必論矣
○兄翁豈倫之小哉行之必盡其誠誠字最重學求如是而已此句說得最妙游氏註得之吳氏註非也
○蒙引云子夏此言亦務本之意○尹氏堂言讀書一尺不知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

○致其身道春案禮記曰父母有命不詬友以死故畢政猶曰老母在而身未敢以許人也而况於非政者乎至委質事君則凡義之所當為者必捨其身而不顧所謂舍生而取義也如豫讓之事平君伯也所謂致其身者也
○存疑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存身不得綱常可謂能致身者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下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

○宋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宋子曰不有其身是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

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

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

○高中玄問辨錄云此子夏論學之旨最為切實蓋曰學以與倫若能為於人倫此本學而能之也雖或以為未嘗為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如一箇字便非子夏論學之意

○廣平游察院見伊洛淵源第九言行錄外集七○宋鑑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名知府師事河南一程

○蒙引曰此必字即是本文吾必謂之學矣之必字未然也本文之必取必於已言中之必取必於人也

○蒙引曰子夏意在首質上故有廢學之弊若重在務學之至則是子夏以為此非務學者不能如此何廢學之有

誠於事君言倚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是誠於交友

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宋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未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

南軒張氏曰雖使去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

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

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文藝之末而重德行之本也

○吳棟宇才老一學大成建寧人開卷九十二有梅著論語集註及考異詳解

在於務學莫氏各城字才老建安人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

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

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宋子曰子夏此言彼

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

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

緩先急取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

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

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

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

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

論語大全 卷之六 子夏曰百工居業以成其事學之

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莽此也。○胡氏曰以求學為生資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采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太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薄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

○兼引至不重不威而學

不固是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也信擇友改過是為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學以威重為質自王忠信以下則皆學者之要務也夫重厚有威則學可固矣王忠信則學之本本立矣友勝已速改過則日新矣學之為道要不外此數者亦務本之意。○威重就外面說忠信自內面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豈可以淺淺看耶。○威重雖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李爾雅曰厚重之資見忠信之心是相體能之物無厚重便蒙忠信不得故先言厚重而後言忠信。○在案曰威重是為學之本也。○新種之曰忠信如下有種子友勝已威若蒙速改過日新矣。

○摘訓云王字最重忠是存為學之實心信是盡為學之實事

○袁了凡曰二節註云學者必以是為王四節註云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可見通章重學上若作內外人已有四項金看便故而無疑

忠信

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

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水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有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

○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朱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矣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

論語九全

卷之二

三十一

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交朋友未必盡稱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村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人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

○古今大全李九我曰毋友非我之也但吾所朝夕親近者非是人也○講述曰以我交言則毋友不知已以全交言則毋善而給不能○李南黎曰取友以董陶此忠信之心改過以閉衛此忠信之心

無友不如己者

○陳伯玉曰友與汎交不同

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問必擇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采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

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
勝已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
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
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
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
已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故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
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
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

○郭偉曰過本是失理若
知而不改便是有心存理
為惡矣勿憚者斬釘截鐵
用力也
○存疑口吾未見能見其
過而內自訟而聞過則喜
獨稱子路周子謂今人有
對不善人規如護疾忌醫
寧滅其身而無愧焉此則
知聖人丁寧於改過之旨
○孟子告子上篇云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

勝計哉○宋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者今
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
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峰胡氏曰此
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
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
○程子曰君子自修
之道當如是也新安陳氏曰提首句君
子字總說全章四節
游氏曰君子
之道以威重為質慶源輔氏曰威由重
而學以成之
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
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
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

○書仲虺之誥篇二改過
不吝孔氏註云有過則改
無所吝惜蔡氏註云已之
不善無不改湯之德也
○毛詩千旄篇小序云衛
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

告以善道也。

○孟子公孫丑上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焉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大志益以惜不惟勝已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慎字遺字慎自心言民斯以心應之歸厚非歸上也自遺其本心也民德不可看信民風
○存疑云慎終指父母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足

○陳伯玉曰追字正此心常想著她追以及不忍

○摘訓云民德猶云民心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不要泛說

○講述云歸往也望而趨也謂既失於薄復還于厚如父出而歸也

○朱子曰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亦哭這却死只江南來不如此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忽也

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也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取矣夫一物不真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嘗齊三日乃見

○道春按胡氏所引古語者孔安國之說也。

○又曰按許東陽多引祀記證曾子之言。

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歸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宋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祭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微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歿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必如不欲生霜露既

○用之字奇法如大雅何樂之謂之也及初友也二十五年左傳章句云謂之也公出處之禮也引云杜橋之母之喪又云南宮縚之妻之如之喪也二之字毛詩序未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論語未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或謂奇矣。

降有悽淪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哀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子貢姓端木名賜。音衛。皆孔子弟子。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通考吳氏程曰元一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家語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食少孔子四十歲○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二十歲有口才者名。

○左傳昭八年師曠曰抑臣又聞之杜註抑疑罷正韻曰抑不然之辭。○中庸或問云曰仲尼稱其字以別之曰孔子則外

乏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
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
呼之通字也。

○講述云溫良相似溫以
不暴厲言良以不矯激言
恭讓相似恭以持己不慢
言讓以待人不驕言儉是
不侈然自放之謂。

○牛春字曰溫良恭儉讓
五樣是一時俱形的藝合
一處差見得聖人盛德光
輝之妙若以和敬字概用
則止是一邊一不見妙處

○李南菴曰講者以野出
字發揮則似有野溫以得
之恭儉讓以得之者矣謬
甚得之不在人而在己故
不謂邦君之與而謂夫子
之求求之不以己而以溫

良恭儉讓故不謂人之求而謂夫子之求者不得字求與皆野矣
○禮記經解云致樂以致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云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伊川原明道行實曰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其言其入人也如甘雨之潤

○孟子盡心上君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朱註君子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
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
讓畔而後而器不苦訟
也所有者神心所存主處
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經斯來動斯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

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利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

慘暴也厚良易去聲

良易下同直也。采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無險故子諒怒良也。

不刻薄也。

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諒怒良也。心中發外故曰恭也。

制也。

采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

制讓謙遜也。

西山真氏曰謙謂不矜已。五者夫子之

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

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

濟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微采敦

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采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明矣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

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過者化所存者神此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願乎其

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殺來動和等語見子張
篇子禽問子貢意其章亦
須與此章參看
○揚子決言曰仲尼養心
於文王矣汪意深也

○孟子盡心篇云孟子曰
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
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
者乎語興起感動奮發也
親炙親近而感發之也

論語大全卷之二

外出中庸○采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
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者此五字是如何氣
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
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
好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
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運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
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
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仁山金
氏曰此章緣子禽求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
言之而及其求字之意而其言迷欠內一攝故集註
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
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東陽許氏曰過化
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
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
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

皆是以依經文說無一字閃慢無來歷讀若須子細把
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刺字放過此是讀朱
子書之法○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

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
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

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采子曰此子貢舉夫
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峰胡
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
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
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
以其得聞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
異時緩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

論語大全

卷之二

三十五

○南軒張氏字敬夫，編竹人。早與朱子為友。著論語太極說見性理大全一卷，又在續伊洛淵源錄一卷，試五九切局也。敬夫一作敬夫。

○鶴林玉露第三卷南軒似顏子晦菴似孟子。

○大雅，悉民云夫生悉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蒙引曰：上一句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他或以志字攝入，下句者非下句九重嘆此章句意必有為而發。志是也，父波當觀其父之行，所謂善善者，善是也。故徐承云：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如此上七文，文通順，若以兩其字作觀人子，看過未句便費轉摺。

○講述云：此章通就觀人子看，上一句是觀人子於父之存廢，下句是觀行，若又必於三年也，存疑謂上是觀人子，是觀三年未是。

○蒙引云：三年無改，只是要看不死其親之心。此人子之大節也。此一點念若無，則是幸其親之沒，得以自行而天理人心所存者，亦幾何哉！此夫子所以真意於三年無改之說也。

○高中玄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如云：五年學，不至於穀，非謂三年之後可至於穀也。如云：五十年而慕，非謂五十年之後不慕也。

○按尹氏不改母之遺令，日誦金剛經之類是也。

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

張敬夫 名枋，號南軒，廣漢人。曰：天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聞其政而未嘗之者，故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按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孔子卒。至東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可謂孝矣 行夫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之志。若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父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

論語大全卷之六

三二六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

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峰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禮言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儀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皆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變遷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歿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

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
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
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
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
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
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
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
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
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
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
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
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
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

○皇皇聖王慕其心不與親

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若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友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

論語卷之六 卷之一

三十一

○黃英陽曰。有子以春秋禮節都。漢字。故發此論重。

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南軒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理亂常之事也。○西山真氏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宜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知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以其通行曰道。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論語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三十一

無幾

在末節

○湛甘泉曰何謂禮何謂道禮也者理也體也與道為本也以理而言謂之禮以其由而言謂之道也先王之道也純精至善者也夫天下自然之和流行於三千二百之中大小由之也

○徐岩泉曰和處純是天理由於天理方和天地間萬物芸芸然庶民萬萬各遂其生皆是天地之和氣焉飛在下魚躍在下非燦然禮文乎纔無此意却都是愀然肅殺之意非和矣舊時以心安處謂之和亦是但此意和字主藹然真意上說

○程子云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又云天理自然之理也莫之為而為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天也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云

○存疑云斯字極難通朱註此其所以為美說其新安謂指禮之和說亦是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

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讓天子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

自然之理也

○按天理人欲如日月自然之理也人欲如日月自然之理也人欲如日月自然之理也

故先儀而後則通考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和者

從七容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

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

用而過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先王之

道此其所以為美新安陳氏曰此字貼而小事大事

無不由之也宋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

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插便是和纔出勉强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

語

卷之二

三十九

○蒙引云禮之用和是無心之和趣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之和趣理而行者也

○李云禮是面負和是血脉節是骨節總而命之曰道

○講述云此章上節言禮貴和而節言不可徒和欲人用其中也

須是真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可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君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

○蒙引云此樂字只是禮中之樂所謂樂只是一箇和如群居交際之間藹然有懼洽之氣而無爭戾之心此便是樂之實其鐘鼓琴瑟之類特以宣暢其情而已

○程子以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小字解此意

○禮記樂記篇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

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新安陳氏曰節節天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宋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

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

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本即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取○宋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字禮纔勝此字便是離了樂纔勝此字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

何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
離合情節觀者禮樂之事
也陳節注和以氣同序以
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
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
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
離之失節觀者禮之檢於
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
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為
用者也

○惺齋探廣而泰和而歌
猶云禮而樂樂而禮也樂
記明則有禮樂函則有鬼
神朱子曰禮樂鬼神一理
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
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
物也人徒見樂出陽來禮
由陰作即以爲陰陽樂屬陽判然爲一殊不知陰陽二氣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
真有一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一物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
以爲一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則禮樂之體用矣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
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卡之事嚴而不
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
廟自然敬肅不是強爲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
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
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
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
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
迫便是自然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
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
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說要安
非箇安便添了一箇○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
然有箇掣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爲
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
今人行事真是用先全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
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二向去求和便是離了

禮且如端坐不知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
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少可行也○問伊川曰
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講
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
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
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齊底敬是合聚底
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
齊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
二箇敬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
那裏也恰好這裏也中節那裏也中節若一處不和
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
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
氣氤磅礴氣象凡恰好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
反相成曰且如而對面端嚴而止這便是禮合於
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

范氏伊洛淵源卷七言行錄後集第十三有傳官至翰林學士掌進帝學八卷唐鑑十一卷仁宗政典六卷

曲禮曰世不敬主於敬之意也

道春按敬私者禮樂之本玉帛饗飲者禮樂之末也故范氏之言如此

蒙引曰嚴而不恭如秦始自固不可行恭而不嚴如陳後主亦不可行

史記自序傳註徐廣曰一云今易差以臺臺以千里

禮記經解篇曰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以千里注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以千里又漢書別傳三十一司馬遷傳

蒙引云看朱子總註方知此章全是無過不及道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礼先而樂後此二句足以解此章之大義矣朱子註小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恭見其出於小心自然之安而非著意於和者也

中庸章句曰不偏不倚謂之中

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其心為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谷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曰凡禮之體至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程門高第

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宋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犬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
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

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恭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恭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恭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恭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嘗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嘗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

安

論語大全 卷之一
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蔽程子借樂記二語提說說起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

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入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祖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信二字本此

○蒙引云此章之言有子見見人之言行交際多有險於終者由其不能謹於始也故教人謹始慮終之意謹始慮終是一時事下三截皆是無自失之悔○正韻云近附也親也近之也凡遠近之近一聲附近之近去聲○曲禮注曰約信者以言語相要約為信也○李云漢儒謂因義禮而不失其親于末句亦字殊有著落○蒙引曰君子寧高之不願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小猶入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親之人右張子之言正可以足此章之意○耻辱由內生辱自外至如目見辱及辱而覺辱之在內凡致辱或辱或辱或辱或辱也不及則失人過則失已

禮節文也

初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峰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夫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

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宋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自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鶴突恁地說到了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致恭而中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宋子曰**恭只是度之故

○蒙引云因是暫時依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所關者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又云因依或避避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不是依飯之依宗乃是依飯也○存疑云因時近而交淺宗時久而交深小註勞敬而交淺彼尊而我卑恐未是

低頭看若時便看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下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太細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夔峰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所依者不失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朱子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遠伯玉。顏讎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

○史記刑傳三十一。黜布傳。漢王使隨何使淮南。至因大率王之。因王二字與此義同。
○蒙引云。陳了翁嘗被蔡卞之薦。后来擺脫不得。亦是失其親也。故伯夷有寧望然去之者。

○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云云。

○書太甲。比匪終。于始孔安國曰。始始。終於終思始。

○吳省菴引躍云。謹始。慮終。皆一時事。都在一句看也。

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親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問恐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様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雲峰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

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修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二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宋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

得自家心裏常有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敏及。○新安陳氏曰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敏

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宋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若於不足言常若於有餘。○雙峰饒氏曰

○蒙引曰君子食無求飽至慎於言當按說不可停任語意好學者務欲得乎道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無過不及者也有道者躬行心得是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上於道之實事也取止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暇之意。
○講述云好學謂心於學不知其他身於學惟日不足是也。有在謂在敏事慎言敏事之不足於言也慎言言有餘於行也。

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集註取以訓此。

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

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有道亦徒然。○此

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相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也。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

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雲

降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

○雍也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余謂共由之由字本乎此矣。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

道而非道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嚴為夫婦為長幼為

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不

須更醒也。

○李樂庵曰道非事不形

事非道不行

○孟子盡心篇云楊子取

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利天下為之

○程復心曰楊氏為我摩

初頭便差箇義墨氏兼愛

摩初頭便差箇仁詳見為

政異端意下

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

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

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

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

為一能由人所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

篤志不求敏事力行慎言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

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

之好學可乎宋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

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

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

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

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

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可施有

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

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

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

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

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

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

以為好也○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

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

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通考宋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曰以行言而知在其

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

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

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

者亦廣矣

存疑不顯是為富所使
故逸乎禮之外無驕是不
為富所使守乎禮之內

○講述曰無諂無驕只就
貧富上做工夫捨是一個
守樂與好禮全不執貧富

上做工夫捨是一個忘
○徐岩泉曰樂是心休心
休原不假外求鳶飛魚躍

雲從風輕何等活潑不是
樂貧亦不是樂道心中一
段好光景與貧俱忘

○惺希按貧而樂若顏子
是也富而好禮若周公是
也

○漢書列傳二十六董仲
舒廣川人也集註所引者
仲舒對武帝賢良策之詞

也其策有三漢書載之師古曰安處善處於善道以為安循順也

○蒙引云安處善以身所行言樂循理以心所樂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

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

所以自守故必有一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

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

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

善樂亦音洛循禮而亦不自知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

仲舒對武帝賢良策之詞也其策有三漢書載之師古曰安處善處於善道以為安循順也

○史遷已於仲尼弟子傳
載子貢又於貨殖傳亦載
之又漢書貨殖傳亦載子
貢之事○史記貨殖傳註
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蒙引曰自守云者謂其
不為貧富所攝奪也

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
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慶源輔氏曰
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
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
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
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
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
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厚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
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
外然體既安舒焉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焉
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殖音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
賤與時轉貨注云買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

存疑曰無詔無驕是以
理制欲以道義處貧富而
不為之動也故曰知自守
○蒙引云集註云許其所
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
外意

論語大全 卷之二

蓋許其所已能新安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詔無驕而勉其所

未至也新安陳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也○龜山

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詔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

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

宋子曰富無驕貧無詔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

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詔富則易驕無

詔無驕是知得驕詔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

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

自知其為富也○自無詔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

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詔無驕上

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

回來做無詔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

人無詔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

意做一人說謂無詔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

○黃英陽要旨云斯字雖
指處貧富之道還要見義
理無窮而學不可自足意
○講述曰斯指夫子之言
○袁了凡曰斯字雖指上
文而子貢之所悟則有不
盡于是者凡悟處不落

人未能無詔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
得子貢却盡得無詔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
樂富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詔富無驕伊川
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
取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
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
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齋馮氏曰無詔無驕
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詔驕復
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
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
反與平

詩衛風淇澳於六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

言益不設見聞如聖子得
意中不了了無幸似處故
只諷詩而曰其斯之謂歎
此處如鏡華水月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求也

○存疑云子貢本因夫子
論處貧富就悟得為學之
道要之處貧富亦是為學
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

○按曲礼下天子大士曰
石工曰獸工治玉石者屬
石工治骨角者屬獸工也

○詩朱傳云治骨角者既
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錘錫
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
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
飾有進而無已也

○引詩斷章左傳多直之

反下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同 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

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

引是詩以明之 宋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

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

○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

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

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

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

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

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略

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

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

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

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

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

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

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

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

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

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

山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

既切琢了若不磋磨
如何得他精細潤澤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宋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

○袁了凡曰易曰數往者

順知來者逆如昨日之事

可見而明日之事不可見

夫子所論李問工夫可見

者也子貢所悟不可見者

也故曰吾往知來

○集註或曰愚謂或曰愚按其義不異也按據也

○道春被安於小成猶不及也若漢唐訓詁之諸儒也驚於虛遠猶過也若江西之學者也

○講述曰知人不是務為知人知其是非邪正便有從善去惡之功若我有善而人不知不必患也
○李南齋曰知人是精擇人品以為進德之助便是為己工夫後面不患無位與不患莫己知等俱與此一觀看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四十九

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語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先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義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反道之極致亦不可

為音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雲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

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謂富者病謂必除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

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象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朱子曰若宰相

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自為昭灼之行以

斷人之必知。○是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已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賤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冀於外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入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

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材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崩傾軋而亂亡至矣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綱之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解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言君子之德，此章言君子之政。君子之德，如風之化草，草無不至。君子之政，如膏之潤土，土無不厚。君子之德，如日月之麗天，無所不照。君子之政，如雷霆之震恐，無所不聞。君子之德，如四時之運行，無所不周。君子之政，如百官之奉職，無所不勤。君子之德，如北辰之居其所，無所不尊。君子之政，如百官之聽命，無所不順。君子之德，如雲之從龍，無所不隨。君子之政，如雷之從風，無所不應。君子之德，如木之有實，無所不茂。君子之政，如土之有穀，無所不豐。君子之德，如天之有日，無所不照。君子之政，如地之有財，無所不聚。君子之德，如天之有星辰，無所不列。君子之政，如地之有宮室，無所不居。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雨露，無所不潤。君子之政，如地之有草木，無所不生。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鬼神，無所不靈。君子之政，如地之有山川，無所不固。君子之德，如天之有日月，無所不照。君子之政，如地之有金石，無所不堅。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風雲，無所不變。君子之政，如地之有水火，無所不濟。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雷霆，無所不怒。君子之政，如地之有雨露，無所不澤。君子之德，如天之有星辰，無所不列。君子之政，如地之有宮室，無所不居。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雨露，無所不潤。君子之政，如地之有草木，無所不生。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鬼神，無所不靈。君子之政，如地之有山川，無所不固。君子之德，如天之有日月，無所不照。君子之政，如地之有金石，無所不堅。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風雲，無所不變。君子之政，如地之有水火，無所不濟。君子之德，如天之有雷霆，無所不怒。君子之政，如地之有雨露，無所不澤。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為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

○按此祭統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集註政德之訓似祭統之篇之文法也。

○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
○性理大全三十四德者
得也得之為心謂之有德
○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
行揚龜山曰仁義而足乎
已斯謂之德陳潛室曰道
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
及行是道實得於心也
○楊復所曰德為政樞北
辰為天樞政得其樞萬事
自舉天得其樞衆星自向
○存疑云夫予為當時之
徒法而無德者言非謂治
全在德初不用法也

○天之旋轉依于北辰猶
如附戶之開闔依于樞也

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新安倪氏曰

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
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
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縱失之
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
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
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未後定本深思細
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見也。朱子
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
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
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
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
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日得於心而不
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
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
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况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
有得於心者。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
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
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
為尤信。通考仁山金氏曰。德字訓話發例於此。集註
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
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
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
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勿軒熊氏
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即身正。身正則家
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
此。孝為仁。是心中得此。仁。若外面恁地。中心不如
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故曰忠信所
以進德也。更伯瞻曰。二說當以定本為是。北辰北

論語

故曰天之樞也。

○蔡介夫足一旬云以其衆星皆動而此獨不動言

之謂之天樞。○又曰天樞則指朝廷

如門簾子相似不字。○蒙引云蓋天運左旋而

之在凡日月衆星皆然前皆動也。又曰此獨言北極

不言南極者南極入地常隱不見又在下不比北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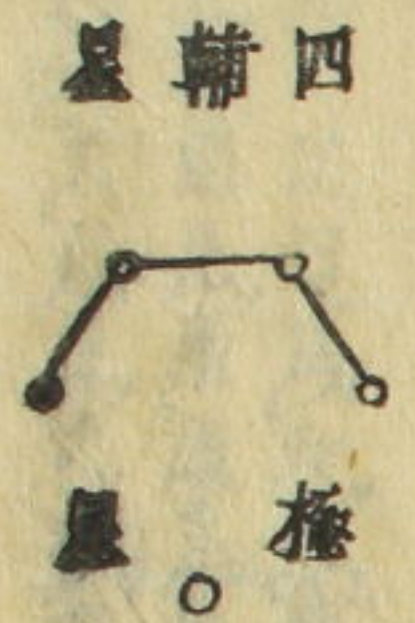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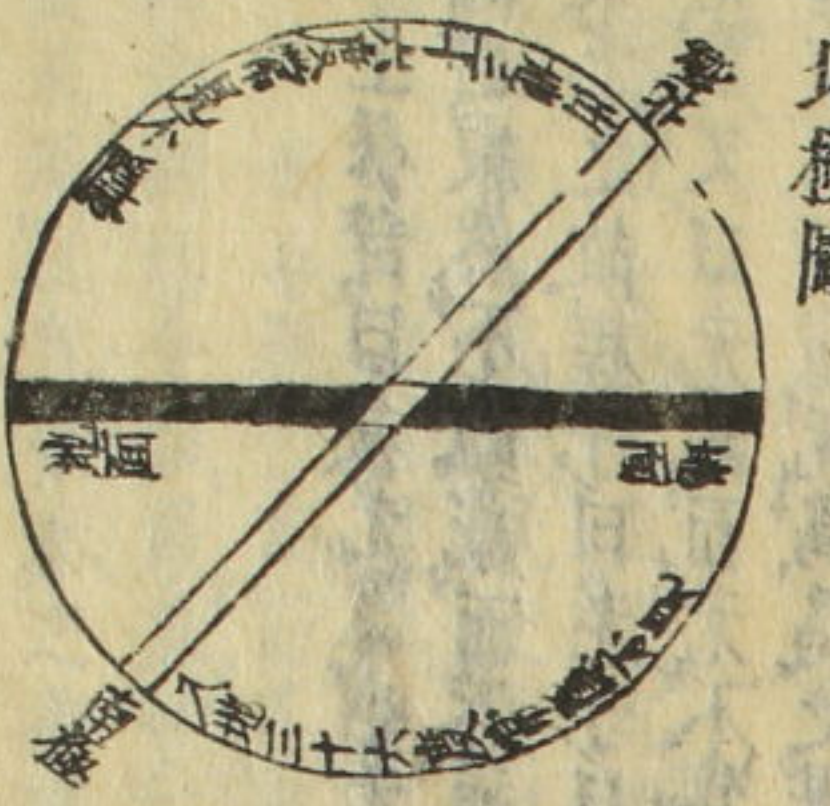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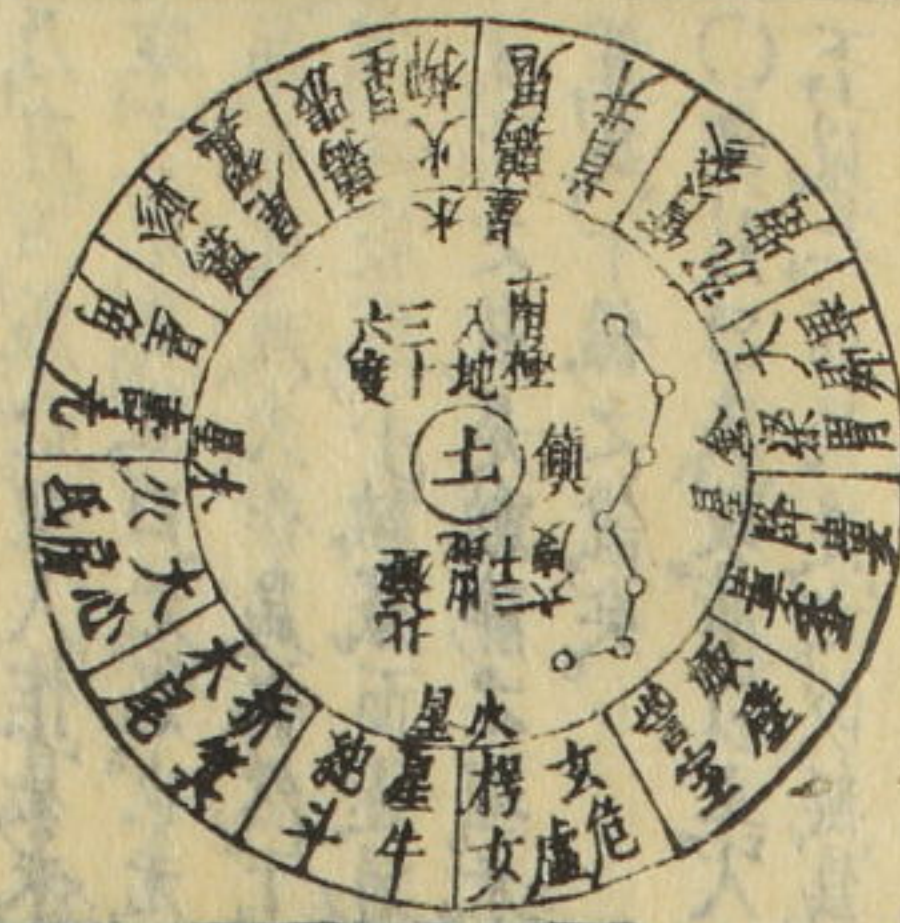
之在上於取喻爲切也。○又曰北辰非北斗。北辰

只有五星。北斗則有七星。北斗常轉去。北辰不遠。故

曆者以其斗柄所建爲十二

月分之候。北辰則專指

五星之一星中道天壤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小分辨。



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

繞而歸向之也。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

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入要取此爲樞。不可無箇

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

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

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

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樁子

便轉得。不覺沈在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

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

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

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夫圓而動。包乎

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

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

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

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

中。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

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通考

子曰以其居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軸天形如雞子

旋轉。極如一物橫。且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

爲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爲南極。又曰帝座。即北極也

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

北極。太乙如入主。北極如帝都。又曰星光亦受於日

但其體微。取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

各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

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

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

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

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

○上保其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為不為當有為而以无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蒙引曰為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也。以正人則天下皆歸於正矣。所謂堯舜即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無為而為。○為政而本諸躬行心得者以正人不徒性法制度禁人以治之。人將自服矣。○李九我曰義云。向非向君。向其德也。君作德而人亦觀望而為德。便謂之向。

○存疑曰為政先要有德也。要有作為要民之所以。○我者不在於作為而在於德也。專務作為而不務德。律制禁令雖嚴且繁。而民有弗從者。強秦之季可為也。○尤西川曰。為政以德。主意在德。則凡所施為無往非德矣。若彗星之拱極也。

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夫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程氏復心曰。樞門箕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箕相似。故為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為緯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

天下歸之。其象如此。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道德。人自歸仰。如眾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子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曰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非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

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非辰。其中舍此意。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朱子曰。不是鬼然全無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取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字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取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共北極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

中庸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怠惰廢弛而也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

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

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篇言二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宋子

如以子物思無邪魯頌駟古螢篇之辭新安倪氏曰

蓋盡眾物此詩本美魯信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騅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

○李彦瓘曰聖經之道同歸而孔門獨於詩屢言之不置何也蓋易以道性命其理則微書以述政事禮樂以節文度數其用則顯微者使人苦於用九而無由顯者又欲用其九而巳故言詩自清廟明堂之上以及於閭閻卑巷之間或發於傷時悼世之思而作或發於觸事感物之思而作其邪正之幾者在顯微之界故此經立教之意正欲以作善之心而只起乎讀者之心使入於思念頭上過絕其邪以歸於正則自一念以前自此而後

○朱子詩論曰詩何為而作也曰人生而能夫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吟詠歌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尚書益稷篇禹曰予創若時孔氏註創懲也

○知新日錄云王鳳洲謂潘詩能使人增助潘興何能為懲此不有見秦火後詩多散亡漢儒取潘詩以足三百篇之數耳如此則思尤邪以作詩者言

○存疑曰傳習錄謂詩不刪鄭衛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

○存疑曰傳習錄謂詩不刪鄭衛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詳愚謂此不識詩之所自來也昔先王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因采而為經觀民風必美惡並現不是只現其善故曰詩可以觀必以聖人刪詩只存其善是詩有勸無戒本人

詩論大全 卷之二

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宋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

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入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唯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浮奔之事

論語大全 卷之三

可以觀之言為非也。有是乎。按程學墩先有此說。余必見而喜之。今竟不真。

○余按微婉二字。成十四年。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成章。杜注。辭微而義顯。婉也。謂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意。然則微婉是春秋之稱也。而今此采而言詩。○摘訓云。微婉者其意晦而未明。直指則非微婉。故明名因一事而發者其意略而未盡。全舉則非各因一事而發。故盡。

○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無邪妄也。故又曰。息無邪者誠也。○蒙引云。息無邪者誠也。

詩言六卷之二

聖人肯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峰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插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思。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

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不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行無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修。

以自然者言

○按集註思無邪之下引范氏毋不敬之言而贅之是非實言詩禮之要而此蓋有以哉近思錄錄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朱子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表裏皆然故謂之誠問思無邪毋不敬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正心正意誠之意由此觀之則集註良有以哉

○存疑云此聖人示入知夏之學也夫詩三百篇其要在於思無邪然則學詩而不能思無邪者雖多亦奚以為

○按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中庸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是事也儀禮十篇禮記十九篇

○真西山云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世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節於外而其中心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峰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入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太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自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峰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也道之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莫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取矣問政

○此論為治得民之淺深意一節文勢雖平而意却屬重下節上是純任法的下是純任道的所以得民淺深不同

○通義金仁山曰記緇衣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則民有格心教之以

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

○家引曰此章是聖人見

得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

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

本政言刑政之效只如彼
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
死重耳然其實德禮政刑
四者皆為政者之所不可
廢發德禮者亦何當全去
政刑但與德禮並較其得
效有淺深耳
○又曰法制所以示之使
依此做禁令所以使之使
不得不一依此做

○李南黎曰上既以苟且
速其民民亦以苟且速應
之自將相與巧飾規避以
得免刑罰為幸蓋馳驅束
縛愈嚴而巧愈滋本心愈
三矣

○徐微茲原旨云以刑政
待民則民相率以逃於刑
政之外以禮教民則民
相率以歸于德禮之中

○虛益言制度二字何別制通舉全法而言度則其中之度數等差之類也

○紫引曰淺深厚薄之不一此句不必說賢愚只是承上文觀感與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不及也
○講述曰淺深厚薄言所
感之異然由於生稟故有
以禮謂縣品式議制度使
入有所循守賢者不可過
不肖不可不及一皆歸
於善也有耻而曰且格則
亦有耻而不格者蓋昏聩
人自愧其非或不能奮發
聰明人自知其非或不肯
回心故又必有以至於善

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
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於罪矣耳豈
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
刑戮之謂哉一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晦
菴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兩
發以足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
禮謂制度品節也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
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
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格至也言躬
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

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
以至於善也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
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
人宜兄弟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
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大
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兵嘉五禮須
冷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下肖者企而及也
○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
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
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齊黃
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
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
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
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服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

○格字從心 生格有二義訓作至謂至于善也訓作革謂革其非心也兼用不妨○洪武正韻格各音

尚不知不善之所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取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

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治音。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

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

無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巴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

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故治民者不

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

政刑。本謂德禮。○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好底。但不得專斥政刑耳。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峰胡氏曰此篇首章言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

○月書曰命篇格其非心。孔氏注檢其非妄之心。蔡氏注非僻之心也。○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止。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朱子曰。令人如言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

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知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焉所謂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文中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語

○漢書食貨志四十一八
○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
詩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
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
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
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賁葵峰曰志非祖有志而已要覓念念在此為之不厭意學兼知行即格物致知誠正修齊之功也則
心於學而不吝有所分也
○學即學而後習之學以存此心之天理耳即未所謂心之知是也唐虞之所謂中謂之誠謂希則皆
畢竟是何物耶此真精皮著空說語習者想能悟之矣
○蒙引云夫子此章之言多是為學者設意不重在自然上故曰因其近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
自勉也

○述而篇字而不厭集注
以為字代之又和學而章

○立是向往已深在天理
上把持得定任他事物紛
雜抗挫不得任他曲學異
端舉動不得精神力量堅
起在此如寔地上牢立跟
脚一般

○德性堅定從志而進道
之在我者確然有以自足
○不惑是於天理上條條
存存剖拆發微更無一毫
疑說於胸中光明洞洞
洞達達所謂致廣大而盡
精微所謂智者不惑是也

而為之不厭矣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
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
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存疑曰志字是左求功也立是求功而得也志字是入
造其處方行路立則至其處不註可玩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深子曰立謂把
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殺屈是
也志方是趨向德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
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
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存疑曰不惑只是信人於義理尋常都說我知了到臨
臨却不能行得只是未能信取若信得節敬罷不能已矣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只在心体上說。勿說事至
能撥物來。能應恐於耳順
句相相涉。

○知命者洞徹此理之源
知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
未始不為天下。上達融
為一貫。所謂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樂天知命而不憂
是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句
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
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
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
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
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
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道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朱子曰。就其自然。若言天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命。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至者。言性。就其事物。則言理。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

○子順者心與理流通貫
得外。遂物理皆吾心。故物
故一經於耳。即契于心。無
拂逆無停滯。隨聲所入。順
遂而不礙。不待思索而始
通也。所謂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是也。

詩言大全 卷之二

矣。朱子曰。既立矣。地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
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
之難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存疑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真。尚須窮
在。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
矣。焉用守。為故。語曰。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黃葵峰曰。立不是空守也。中庸能守。乃守定
照此做。固執乃執定。依此行。知得定。故執得
定也。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朱子
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命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
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
事物物上。須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
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于萬物。
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
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

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
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
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
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
也。
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于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
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
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
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
宋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而言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和靖尹
十而耳順。聞理即悟。○朱子曰。知天命。則徹思而得
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

○楊慈湖曰。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為多。暮夜無
且與獨自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

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

冰掌道之語不日與耳
鼻惟且耳順何也予謂且
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
以神用目有開合口有吐
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

○李商隱曰耳順是謂何
曰謂無逆耳之言也人之
道德未純則於言之當理
者尚樂聽笑而其不當理
者即有辨焉不察之意
○又曰通章字字立字欲
字俱是於心上行而所謂
不惑知命耳順者乃是於
心之見解處驗行之進止
所謂知行合一也

○存疑云耳即通於心無
所違道故曰耳順若入耳
而心不通則有所違道不
得謂耳順矣愚謂顏子終
日不違近於耳順

○徐若泉曰人無欲曰從心所欲是心體活潑流動作用處至人非猶木死灰如欲立欲達皆是欲
只不增添人意耳

○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本義窮天下之理盡人
物之性而合於天道

○盡心上篇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云流水之為物也

論語大全 卷之二

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疑帶到得此
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
便曉也○或問四十一不惑是知之明五十一知天命是
知極其精六十一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
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
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
而精熟徹裏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
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
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
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
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
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
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
快○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而言亦由學而至所以
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
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
進成章而後達耳宋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
正之效不止是用土處不惑知天

論語大全 卷之二

不盈耗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在言學。實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實者厚。而文章外見。好達者。是於此而通於彼也。云。

○正韵云。成事。成文。日章。孟子不成章不達。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教亦多術矣。注。言非一端。
○家引曰。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想到。止時。已有不踰矩意思了。但年愈進。則所造愈熟。此亦聖人大約。分个進友等第耳。

○史記夏本紀云。索隱曰。言禹聲音應鐘律。王肅云。以身爲法度。又云。聲與身爲律度。

○張子正蒙。十一。二十。精義。致用。雖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觀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學記云。學不躐等也。注。等不可踰躐也。

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兩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史記

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別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節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爲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爲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

○正蒙曰：常人之學，且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五十至於七十，化而不知，其德進之盛者歟。

○退館者言謙退而附託如此之事也。

論語大全 卷之二

學者實兼魯水。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反之漸。

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以自名。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

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

此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

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

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略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雙峰饒氏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

○尤西川曰：矩者則也。人多欲故踰矩，聖人無欲故不踰矩。不言無欲而言所不欲，則也其義精矣。

論語大全 卷之二

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

○蒙引云不自不踰規而
曰矩規圓物輪轉無定矩
則四角端正確然有定不
得而越者也故曰知欲圓
而行欲方

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
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
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
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
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
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
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
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
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
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
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
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而不踰矩者此心此理
渾乎為一而有其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
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
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新安陳
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為要此

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
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
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
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
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
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
彊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
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
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平聖人所志之學
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
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通考仁
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
解義而其終總處最盡蓋聖人固是有聖人之資然
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人
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
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不惑者小德之川流

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宋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益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孟懿子名何忌魯孟孫僖子糴之子昭公七年僖子從公入齊不能相禮病及卒囑其子閱與何忌事孔子學焉閱即南宮敬叔也何忌問孝夫子因其父后命教之以無違○孔叢子論書篇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肩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未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而問人且益親是非齊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且至是非齊附乎自吾得由忘言不至乎耳是非禦侮乎

○蒙引云生事事祭既曰以親則所謂無違者乃不背於理而非以從親之令也故無違一語若出於無意而意已獨至矣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

○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其調習不失驅馳之正也

○三家事見八佾篇三家者章

○按史記云仲慶父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慶父之次曰叔牙次曰季友是所謂三桓也慶父弑其君公子瑛莊公之子也

○蒙引云生事事祭既曰以親則所謂無違者乃不背於理而非以從親之令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之子稱公孫也仲改

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謂云仲慶父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君故改為孟

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故語音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真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禮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

慶源輔氏

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天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

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

去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

聲得本淵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陳氏曰

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不

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少多少事皆不可不講○

甫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

○揚子問神篇曰虞夏之書渾渾余咸曰渾渾猶渾渾也。祕曰渾渾猶混混也。謂其淳雜也。光曰渾故本反。渾渾樸略難知之。良。○正韵上聲渾然無圭角也。按李漢曰秦漢已前其氣渾然也。

便是違背於禮

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

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不偷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

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棹前後立二碑如大

柱穿其中而為鹿盧以繚貫其中以下棺雙楹謂之

相。諸侯用四繚貫二碑大夫二繚二碑而柱形小視

相楹。是用四繚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紼。禮諸侯輔

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輔。僭諸侯也。輔救龍反。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與

不得為而為之謂僭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

得為者而已矣宋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

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

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

○衍明云夫子所謂禮還重在過一邊是時三家僭充其所失者非不及也過也

○說何忌之病

○說即南宮敬叔名也氏

族排韻癸集魯孟簡子生

關是南宮名南宮敬叔

余按閱是南宮括字子容

也而孔子問人南宮三復

自莊之人矣

備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
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
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備子歿已久而懿
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備子嘗冷一子學禮孔子不過
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
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
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歿葬祭之則凡其
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備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
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新安
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眾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
仍可用於眾人含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東
陽許氏曰天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
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
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
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
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

○此見人子體親之道夫子則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者出之欲入
子體親之心也疾字有含蓄不止是疾病如謹身行已嗜欲飲食不端不節之類皆是致疾處憂不專是
臨疾方憂在無疾之先常以為憂者無一念一時不在子也人子知此則必體悉親心愛護謂謹守其
身不至則父母之憂這方
是孝

○四書八物考六孟武伯
又名洩

○李南黎曰孟武伯世條
子弟也夫子憂其溺於憂

安始焉之中故直以父母
憂疾之心動之詰字身字

須體會當提出攝養字元
性元神以完固其元氣元

形立不側凡一出言一舉
足不隨深不登高等項俱

在在內

○衍明云守身所該得廣
七情必節嗜欲必寡一飲

食一起居皆不敢苟

無不
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集註有難也可謂
備承矣優在難遠矣

武伯懿子之子名錡帶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人子體此而以

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

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

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

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

謂孝亦通

新安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

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宋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曰魯人索隱云住於魯吳人也今吳郡有言偃家

○宋學士文粹第一言子三卷言子各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門弟子近新昌王煥哀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為偃所著非也夫此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

○蒙引云養親而不敬不亦類於犬馬視其親

○袁了凡曰今之孝者胡氏所謂世俗之事親也以能養為孝是世人淺陋淺陋大夫無故不殺犬豚又太祭則血馬沉璧凡用牲之大者莫如犬馬然今之備物以行孝者至於犬馬皆能供之以養矣養親之物無以復加矣不敬何以別今之孝子以養犬馬比養親恐不然

○又曰木珍下珍三品曰雞豕犬豕以天為重上珍三品曰羊牛馬是以馬為重故大夫無故不殺大夫又太祭則血馬沉璧用牲之大者莫若犬馬然今之備物以行孝者至於犬馬皆能備之養親之禮無復可加矣至於二字所包者豈不加之以敬而心尊其親則何以別于今之孝乎若以養犬馬比養親恐不然

○李南黎曰蓋犬馬亦能以力養入所謂圖犬馬之報者止是臣子語若徒養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十至犬馬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問犬馬不能待食待人而食者也故勸犬馬者必有以養

而不敬則與犬馬養人之教無別矣此是以犬馬還人于何等順

○許敬菴曰註疏云人以守養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至敬於人若人惟供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前人看犬馬多在人身之孝有相對是謂能養與皆能有養相照似註疏遺從

之但不敬可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敬之問尊敬之心一有不不至則是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嘗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之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采子曰子游是個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從愛而不知敬乎○雙峰饒氏曰是謂能養皆

○道書謂色難二字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為難蓋念念在親無時刻不真真有禮無形應無聲者而後形乎四体布乎動靜非聲音笑貌之謂也試把嬰兒啼笑與成人後在父母前顏色得難以夫人心根心也難字就孝字心上說語中深愛二字宜玩會是二字亦自家抱歎如此有不外此不徒此意

○蒙引云此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其餘俱不實為難

○摘訓云服者以身服行之也曾何曾也是字指上兩事而言

○家居錄曾哲杖曾參曾參泣曰先生得无恙乎蓋古人稱父兄皆曰先生

○禮記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

能看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
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饌當離曉離

曾謂同○程氏復心曰曾音層與曾謂泰山之曾同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也如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誼氣充于体者愉悅也色見于面者婉順也容動于身者皆是推其愛心之所發
○蒙引云愉色或面言婉容連一身言
○存疑人子於親必有禮和之愛根於中然後有溫和之色著於外容色豈可以偽為哉所以謂色難然則人子孝親所當致力者蓋在於心而不在於色也

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親之常事未足為孝也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宋子曰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

此說亦好
親以禮人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所通行觀聖人恁地說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則知其入如此

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

之故不同也宋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闊若其他所

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人身上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了做觀灑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的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

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
恭嚴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
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
敬非嚴恭嚴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
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
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
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
無病矣曰如此者恰好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
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
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
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
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
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
此得無舉一而廢百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
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
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為也然發之各有

益親於子行云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矣厥
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細鑑評林曰周景王二十三年孔子生伯魚二十四年魯顏回生齊高
柴生○又曰周敬王十五年曾參生三十二年顏回卒

○眼証李言退而省其私從既別之後思其相對之時也如此則一節之血脉貫通矣此道其對面時光景也省如內省之省于其既去道其不違時精神勃勃足發故曰亦足以發○蒙引云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

○焦滿園曰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黃葵峰下省即曾子三之言退自省於己身四體處也正類于之不惰處

節而行之各有宥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
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
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
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淡體之事親之大
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
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
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
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淡體之事親
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
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何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
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山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為

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何張師曾參

也。私是自已本身之謂耳。凡動靜語默皆屬已身皆私也。

○存疑曰：私非寡居，但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蓋寡居，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聖人許多道理，且正文日用動靜語默說不去。

○按：夫子省察，顏子之私，非特程子窺其與叔之間，居中之類矣。

○虛齋曰：吾與回言終日，則見其如愚退而省其私，則見其不愚。

○宋鑑李侗、劔浦人遊羅豫章之門，朱子師事焉。所著有延平答問及語錄行于世。

○通書在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懷遠曰：物之一色，謂之純。○虛齋曰：顏子於聖人之休段已具，但未有許多光采耳。休段猶云：坯質。○條理猶言：脈絡。見孟子萬章下。○薛文清續讀書錄第五：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蒙引曰：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實說顏子而疑其為愚終而失其非愚非也。
○徐徹故原旨云：所謂發者如草木生意，克滿勃發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力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為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佩有

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

也。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顏子淡潛純

粹。慶源輔氏曰：淡潛謂不淺露而德性其於聖人體

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

理。通者石山金氏曰：淡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

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

淡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淡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淡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淡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

故終曰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

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

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

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

惜哉。○采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

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

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奏，他所以淡

論語大全 卷之二

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與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庸謹獨之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也。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發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予之啓不同。○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

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的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下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的，及明白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的更無分毫相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比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夫子再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踐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峰胡氏曰：顏子之

資隣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
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
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功。
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惰則不發。發便
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
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
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
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已所獨知之地。顏子
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
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且看這箇人
是為善的人。
是為惡的人。

○湛耳泉曰。何謂所以也。
所以者言也。互相見禮初
見以言相接也。言出諸心
不可掩也。何謂所由也。由
者行也。身與物接。行斯形
焉。行措於身。有目者所共
見也。何謂所安也。安者心
之本然也。言行或可以強為於外。而不可以強樂於心也。
○揚子法言修身篇。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宋子曰。為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若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已。
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
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
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國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
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事曰觀。觀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

○衍明云。人多處意守心
室。而以所由為非。心大謬
天下豈有心外之意哉。所
由是所從來所安。是無所

○蒙引云。視且大略看。觀
則用意看。察則看得深了。

愈畏處者心術之微也。
○李南黎曰：視觀察，俱是
一時齊到的方法。古人學
識精良，不待其人之太幸
動昭彰者，我友知之，有即
其一事之小，有即其一見
聞言論，手來而洞透其
身爲人皆緣有此三法也。
若曰：今日視明日，又明
日察，安得人人常與我朝
夕乎？

天文俯以察於地，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
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
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其所以觀人之大弊，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陳子
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
中心樂於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
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
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若能知言窮理，使
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
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
彊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
是爲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
爲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
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己，而讀者有爲各，而讀者有爲
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己，而讀者固善

矣。然或有出於勉彊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聖人於
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
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
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忌地，只略
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
○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
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左見好
的鐵定是好人，不好的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
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
便不是的，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
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安意，肯
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
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彊，畢竟所樂不
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彊教
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
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

○蒙引東坡曰知人之明不可學非也伊川曰知道自知言知言自知人知人雖不可學但學而知道則知人矣又曰堯惟欽明而後知丹朱之啓明惟允恭而後知其工之象恭

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

○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洪氏曰此未子觀人之法

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如孟子

○徐曰溫如火之溫也虛燥則太旺便是助火滅則太衰便是忘須要平旺不衰常常養之左傳之溫勿助勿忘蓋之矣知新是自然生意故是良知也良知在我不窮不走走作自然隨感而見遇事皆有道理行出此此便是知新註中肯在開見上說恐非夫子本旨

○韓子曰先儒肯謂尋釋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改者古之制也新謂已之新意

○左傳哀十二年尋盟杜氏註尋重也

○正韻尋釋理也又細釋精閱經書尋究之也○按尋尋釋也論語釋之為貴

○蒙引所學在我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源深流長故其應不窮可以為師全在知新上

○疏記學記篇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陳氏曰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

我知言能知入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

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

而所知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

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字更

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成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

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
活不效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
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
得而求矣○溫故而知新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可
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
亦不足以為入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
知新故不足以為入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
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
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
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
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
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入師○問
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
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
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一箇道理但理會得
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管之所

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
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
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
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
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
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
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
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
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
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
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眾理
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
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子曰君子不器

○凡人目見耳聞鼻嗅口
味是覺也。心具其理。應
萬事是譬不器也。亦才幹
藝能也。

○金鑿篇周公且多材多
藝云。

○參引曰器則只當一路
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
而不可借為負。負者以負
用。而不可借為方。故舟不
可以為車。而行駛於陸。車不
可以為舟。而行駛於水。所謂
器也。

○袁了凡曰。註用無不周。
尚是謂通器。非不器本旨。
形上為道。形下為器。君子
上達故不器。世間學問多
依形。附響落格式。落方所
故雖能。唯張大小。終有限
量。終屬器。一經繪。出至誠。而無所倚。不著方所。故不為方所拘。不為格局限。運朱子用
無不周。亦在中。然學問源頭。終須有辨。

○王曰。曰人要隨才成就。不是其所能為。如楚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
而為。此亦天之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此豈見聖人直行之心
只重行上。後高。輕先後。字
不必泥。總見君子之心。視
行。為。言。言。為。行。為。本。言
為。末。非。是。行。了。後。便。須
言。周。註。成。歐。陽。子。曰。修
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及
得。此。意。

○講述一說以行其所言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

才一藝則器也。○宋子曰。君子才德出眾。德體也。才
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
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
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
要如何。無不周。徧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
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
德全才之君子。問。于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
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坐於宗廟。朝廷
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
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
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
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

入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
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雲峰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聚理是其體
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
不周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
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屬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
士君子之不器者。
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各。乎先字。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

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問。先行其言。而後
事於言。朱子曰。若。道。且。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
是。道。理。聖。人。只。說。做。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

論語

○先以言其所行爲後事
先難後獲之先後二意字
誣相背

○行明言先後字久大泥

○言說命說曰非知之難
行之惟難

○蒙引有德者必有言若
有此德其言自足以明之
無有說不出底道理

○蒙引于又公君子齋記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士謂之臣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子一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

○徐若泉曰勿謂曾偏與
偏黨甚相反曾偏中繼著
了一毫意見便是偏黨矣
墨氏兼愛不似周乎然見
仁而不見義卒不免有偏
黨之弊在焉其見舜誅四
凶必不以爲然也是將與
四凶混向而無所擇不謂
之偏黨乎

○海中自有比自魚各一目
游則兩鱗相比而成親故
曰比也若倚附之象也
○存疑周与比正相反是
一廣一狹与和同若相
而不同

○蘇若泉曰周謂周旋不
比謂不相私比也
○陳紫峰淺說云君子厚
所慎厚雖所厚者寡何嘗

言言顧行行顧言何當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
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說言語說
過須是合才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
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
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實實處自此
說好○兩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
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
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
人之歸矣○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
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
德修業之道也○雙峰饒氏曰君子行
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范氏曰子
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宋子曰只
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爾。宋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

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

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

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

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

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

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

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

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

其為周小人朋黨雖至子
其為不免為此

論語方金 卷之二

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偏好惡愛憎。一本
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爾軒張氏曰君子小
人之分公私之間而比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
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
發益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
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君

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
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釐之差耳。故聖人於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

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

察宋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個事上亦須照管覺得
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峰胡

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
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
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
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
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
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
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通考宋氏公遷曰四
書君子與小人並稱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
同泰而不驕喻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勿事而難說
也不仁者有矣夫上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
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闇然而曰章皆以德
言。○雙峰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以其
器董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為小
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
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為小人矣。與君
子每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

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
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捕訊云字義知在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
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
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
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
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
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
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
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而既
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泉尤不安如人
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

○正句罔無也誣也又罔
爾若有若無又罔罔昏蒙
無如兒

○蒙引學者之事只是學
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
思所以求其理夫事必有
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
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
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
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
實

○袁了凡自有聞見而無
知慧人在二光之下而
自家無眼不見一物終昏
然無得而已矣有知慧而
無聞見如明眼太暗中
舉足便是

○中庸說之五者是也四
者知之事也一者行之事

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
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
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
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
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
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
○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
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
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
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
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
益明而不礙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
虛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

非學也

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也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雲峰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撰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若求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揚明也若夫辨已者無他之弊便賢已者甚也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未石金主之工曰攻

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與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

○小雅鶴鳴詩云佻山之石可以攻玉注攻錯也韓退之師說術業有專攻○按工曰攻者無範所謂視曰明聽曰聰之字法也○袁了凡曰蔡虛齋謂孔子時無楊墨雖不該指楊墨亦非○端是端倪之端乃細微難辨處一毫有差千里相隔千里有差積何如哉專治而欲精之豈不為○若墨等是異學非異端也又曰吾人本來只有此理千古至賢只有此路原不須雜差異同此者言人同德異此者謂之異端

○安山先生曰吾性只是一箇端異乎此端者便謂之異端○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及子○端字莊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雖同師竟學而所學異與堯舜不同所以為異端也又曰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

為害甚矣

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宋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

○孤樹袁談向看書議論英茂且排朱文公集注每篇皆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辨說辨曰及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孟子滕文公下楊朱墨者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攻楊則飯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性理大全五十七朱子曰揚朱之學出於老子故莊列之書皆說揚朱孟子闢揚朱便是闢莊老

○蒙引云此戒學者慎正

其學術而不可他其也
○存疑云害只是害自家
內之不足以治身外之不
足以治人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
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
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
肆取或謂孔子不關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
是闕墨濛身亂倫之訓已是闕楊矣○胡氏曰楊朱
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
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
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如字然則異端何所
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
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
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
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
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
道者皆異端云通考勿齋程氏曰百家家技不能
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設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林希尹曰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辨也誠不可不懼
○近思錄 二 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申韓則易見故孟子只關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
甚又云學者戶釋氏之
說直須知淫聲美色遠之
不亦則駸駸然入其中矣
○駸駸詩駸駸駸錢氏
曰馬前進也

○蒙引朱子曰佛氏與吾
儒相似處如曰有物先天下
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消他是甚麼
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
他手且其為他下也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去聲不爾則駸駸音侵

然入於其中矣注氏炎祖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

於禪者故集註有取于程說之痛切
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問何以只言佛
而不及老聃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關楊便是關老
如隱道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
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
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
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
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
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
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
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

感學者不可不加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明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通考按：程叔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為尤甚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蒙引云：不知為不知，孔子所以刪書，既唐虞者，亦以此也。知史遷便無此見，而為怪誕不經之說矣。嘗曰：夏風吾能言，杞不足徵也，設禮非其意之求不足徵也，不足徵便不言。聖人是多少謹重。

○黃英峰云：子在孔門，係升堂人已。登高明正大之域，豈有心中明自曉為不知，乃自欺其心而強以爲知之。蓋子路是箇剛勇的人，以知自負，凡事到頭更不尋思其事之理。此心已知，又乎未知之乎。

○袁了凡曰：強不知以為知，亦屬折子路。子路是勇於于理未察，則有之。未必肯自欺也。夫子只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便是知了。何等直截簡易。註乃曰：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朱子之意，分明不肯以此為知，而謂此外別得得知也。李石齋在會試場中主考，請眾試官曰：如讀又有可知之理，則孔子此書便是不完之語矣。真哉。

○直解云：勿存誣派之道，二字猶云我教女以真知也。若道字是從入之方了首尾。

○李南泉曰：後儒說誣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子路好去聲勇，益有強

上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

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

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

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采子曰：子

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各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來，其知是使入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的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

知之之道乎。推之。道。下。字。盡。地。派。足。

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益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

而不知食餽之食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符用也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反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

子張于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去聲

論語

卷之

二

○家語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以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中博接

○蒙引云此五字是記者因夫子所言爲此而發故著此一節以見先不可說子張學干祿

○節字按殘餘之意多聞見者作才之聚也闕疑殆者減却不是物也其殘餘之物即是純粹之物也然又慎而出之人之言行之

發出猶如實財之發出於倉廩矣

○申甫曰言行交備自有許多受用處此便是祿在其中此祿非爵祿之祿蓋人生身立命全在于此得力字用不窮也非祿乎

○宋鑑曰大臨字與叔大忠兼字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礼所著有克己銘諸篇元祐中為秘書正字

呂氏

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

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不安程子曰

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為尤

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

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新安陳氏曰

關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夫子分聞見

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

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

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龐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

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

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

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

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凡言在其

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

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

中樂亦在其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宋子曰

教入不以于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于祿而

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

有于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

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亦

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

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

祿然言行能謹入自見知便得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

他自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

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

要于不得然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

祿不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

為偶然多聞多見取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

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
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
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
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
于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于字。
又曰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
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
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及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
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已
而巳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為此
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于祿哉。○問學于祿
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
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
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
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
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

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
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
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
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
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
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
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
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
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為擇精
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
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東陽許氏曰經
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東陽許氏曰經
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及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
類。○撥延平問答云古人于祿之意非後世之于祿
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為已

○孟子告子上有天子爵者
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伐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

○耕也之說在衛靈公篇

論語大全 卷之三
學也然末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
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
其餘則反求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
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
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
顏閔子堅辭費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益曰
宰豈有此問
耕也飯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雲峰胡氏
曰學于祿
即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
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
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
字正為干字而發也

○此章見入君服民之道為作為也看哀公說一個為字便有求于民不求于己之意不知人心不齊最
難使之服只是不同處方能服人大同所存惟公是也順理曰直逆理曰枉
○張雨若曰哀公看服字甚淺夫子直說在服其心處
○摘訓云何為何所作為
也舉錯正是為處
○講述云諸衆也用直者
專則衆枉不能勝一直故
直一舉而衆枉皆錯用枉
者專則衆直不能勝一枉
故枉一舉而衆直皆錯不
可以諸字作語助詞

○代醉編十一云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
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
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
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
若諸家之解何用一諸字
○歐楚侗曰舉直錯諸枉
玩錯字非舍乘之謂蓋錯
置之錯也前諸枉者亦要
錯置之使之得所不致終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倉故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

服○謝氏曰舜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

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

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益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昭之則以
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

論語大全 卷之三 三十九

兼去

○哀公定公之子未人定
叔所生敬王二十八年即
位名蕘按諡法恭仁短折
曰哀。

○蒙引云魯外謝氏言與
本文稍異讀者不可不知

○魯世家哀公欲以越伐
三桓三桓攻公遂如越復
歸卒于有山氏云。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理也。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在直之

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
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
居敬為大而又窮理為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
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
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
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朱子曰
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
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
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
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
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
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
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
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季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桓子有疾，命其宰正當曰：南孺子方娠，生男則以告，而生女則以食。肥也。可。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也。既而果生男，正當抱以告於朝，讀正當之康子使人殺其男，遂自立也。初，桓子將死，謂康子曰：肯者孔子幾與魯矣。以吾受事，卿故去我，死必在。之。康子竟在再，亦不記，再有相季氏事皆季康子也。

○蒙引辨康子之問稱子曰，稱孔子對曰之異，其詳

○此見治人備先正也。康子意在使字上，欲民之盡

其道，夫子意在則字上，欲已之自盡其道，以感化之。

○三句皆破他使字，莊兼衣冠瞻視，頓吟言動，在

內此便是作民敬之道，率以身率之，慈以恩，結之此

便是作民忠之道，善者率則人爭慕效，不能教則人

不自棄，此便是作民勸之道，三者皆不使之使也。

○存疑云：思是盡心，以事王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以身率之，則民仰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氏意在使字上，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宋

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慈是以躬率之，慈

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

一齊有，民方忠於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眾而

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

其德而忠於已以恩獲之

則民感其恩而忠於已教不能則不能者以教而為

○蒙引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頓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

○序說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蒙引云或人疑其有富隱之心而終不為政也蓋是時孔子年四十二矣

○定公名宋昭公之弟昭公出奔宋與昭公之子公衍公為從行昭公薨于晉乾侯季孫意如使叔孫

告于從者子家曰公衍公為定使奉君若宋王社稷群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乾侯及壞棺

先人季氏止之二十遂廢葬昭公于墓道南不使附先域意如之惡稔矣當時不敢言定公不能問意

如死夫子桓子所當國夫子為魯司寇乃溝昭公墓合諸先公

○此章見正義亦為政也或人為政之問以征為言夫子引書意則以理為言乾侯之役昭公不得止其終

定公不得止其始也始也夫子論紀何如哉夫子之不仕難以語或人故托言以自解也然必引書之稱孝友者則

其意已時至矣舊說孔子不仕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

○君陳篇王若曰君陳惟爾公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論語卷之二十一

需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

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冥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眾矣在已事上

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矣哉

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教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

○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也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益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為政是出仕而秉國政也其高隱意

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

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

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

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位豕臣陽貨作亂則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鄭玄注云君陳周公之子也○孔安國曰君陳臣名因以名篇言善父母者必友於兄弟能施有政令也○蔡沉曰名唐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能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君家理政治可移於官○夏氏曰必封國為君故稱君○李氏曰亦猶君與君牙稱君貴之也○蔡初王氏辨非周公之子也

○蒙引曰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推廣其孝友之心于以辨內外明尊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君居位治民其道不過如此故曰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孔子此言謂素其位而行其道不於仕也會點浴沂之趣實有合於此故夫子許之亦托詞也實則至理

○哀丁凡曰公是兄定公是弟季孫晏然逐其兄而立其弟孝友之道泯矣夫子必曰書云孝乎者重也

○綱鑑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楊洵又譜太子瑛鄂王瑒廢瑛瑒為庶人賜死城東驛

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善兄弟曰友書言善者友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

政○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政序如此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

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

之要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為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此言人無信則其言不可信也大車無軌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軌音月輓端橫木縛音厄以

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音去車軌輓端上曲鉤衡

○其可也分上是做人之無信下甚言其難行也要把大字著脈信是天道不二之真元聖人至誠之心精吾人本來之命脉下一而字極活見人之可者在信也萬一無之不知其可者何在大車二句影語乃借車歎息无信之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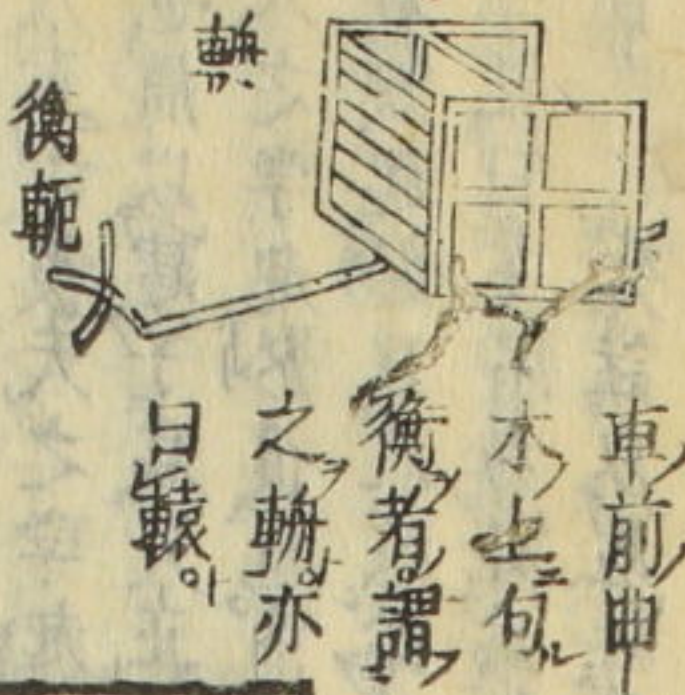
輓軌是車與馬牛相接處信是我與人相接處其何以行只虛虛說除了道輓軌將用何物以行何以以字當用字看正意隱在言外

○蒙引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皆乎字意○張洪陽曰信者心之實理也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無信則此心之實理不存此身即為虛器心無實理事安有實行故不可行也

○韻會釋名曰古曰車聲近舍屋舍也今者聲如居所以居入也韋昭曰古唯尺遮切自漢以來始有居音

○洪武正白輓車輓端橫木駕馬領者亦作輓扼扼并也扼半馬領者又曰鉤也亦作拘又曰輓輓端持衡曲木也

詩經大



○事文別集二若經典音義太宗問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以益字者歎曰德明雖下此書可傳

○蔡虛齋曰子張蓋見夫子好易而前知其發此間意在得數也夫子所答只言理而不言數亦罕言命之者其答子路云未能事

以駕馬者通考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太車鉤衡者為輓而亦通謂之輓輓為屈木以駕牛而聯於橫木上曲句輓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面曲處皆為輓之前鉤衡輓前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輓其平處為衡合言之衡即輓也輓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輓鞅鞅之屬故輓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宋子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白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

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雙峰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好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二十一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

之事可前知乎相讓而後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補訓云其或二字有尊周意

中庸二十四章云云誠之道可以知

○馬融字季長父嚴云融註孝經論語等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上有傳

○三代文質之事詳禮記太全二十六表記篇八見史記高紀贊

○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云三正事詳在後漢書列傳二十六陳寵傳

○蒙引周既建子而秦却建亥此其大謬也非聖人之所可知也聖人所可知者知其大謬也○夏以建寅為人止初有後天之學起於震也周以建子為天止者先天之學起於復也商建丑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袁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建子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

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

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

思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各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各三統謂夏正建

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

中庸曰：三綱不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因之禮也。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

○後漢書光武紀上，注：讖驗也。以爲王者受命之徵驗也。又樊英傳註：七緯者，易書詩禮樂孝經春秋各一緯，又桓譚傳注：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

○綱目集覽曰：赤伏符，讖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顏師古曰：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此河圖文。

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大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而己，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楚禁緯術數之學也。宋子曰：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實損益之安如何？曰：孔子在作，則併將前代忠實而爲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

能無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上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吳。周恁地纖悉，周繳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

○云秦者尚見秦紀望氣者若望金陵之王氣望豐城之劍氣望錢塘之王氣是也

○後漢書石璽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殛其兩切○獻之光武群臣奏以為漢受命之符光武乃即帝位

○厭益涉切壓也伏也禳也○勝克也勝負之對○風角者觀四隅之風占之發漢劉寬傳注

○阜陶謨篇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祀有庸哉注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階級之品秩也敕正惇厚庸常也

○曲禮下非其所祭而祭之曰滯祀滯祀無福鄭曰為滯祀也陳曰滯過也○季氏旅泰山之類是

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益欲知來而

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

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也三綱五常即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

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也

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自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上節重非字讀生子非來下節重見字無勇生子見來謂舉無勇俱即其事而斷之之詞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朱子曰如天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庶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

○禮考卷之四

○存疑不一是不禮為而
為一是不禮為而不為有本
過不及意

言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
這若無入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
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所在不當祭否曰山川
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土庶乎如土地之神人
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
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
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
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
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
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證之以希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夫謂不可則禮者當知所自退矣无勇不可
則見義者當知所以自進矣

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
力○劬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
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為而為一
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
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
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
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
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自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
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詭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
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詭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
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
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
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
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懼可知一過
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康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禮記吳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一過一不及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終

